

小卒

李威海著

独谍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严格训练，严格要求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红色的帽徽红领章，红色的战士红思想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
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

会操 报告 射击 战
探家 家属来队 整理
班务会 晚点名 病号饭 走火 点验
拉歌 紧急集合 电台值班 队列训练
野营拉练 站岗 立正

熄灯

出

三大条令
礼 站岗
开饭
齐步走
体训练
齐步走
礼 开饭
齐步走
体训练





小卒扯谈

李威海著



中国
社会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卒扯谈 / 李威海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7. 9

ISBN 978-7-5087-5766-7

I. ①小…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22505 号

书 名: 小卒扯谈
著 者: 李威海

出 版 人: 浦善新

终 审 人: 胡晓明

责任编辑: 魏光洁 陆 强

责任校对: 田丽艳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式: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

电 话: 编辑室: (010) 58124851

邮购部: (010) 58124848

销售部: (010) 58124845

(010) 58124846

传 真: (010) 58124856

网 址: www.shcbs.com.cn

shcbs.mca.gov.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170mm×240mm 1/16

印 张: 20.75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0.00 元



中国社会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中国社会出版社微信公众号

前 言

在部队十五年，结识了许多战友，让我印象深刻；经历了众多事情，令我难以忘却。平日喜欢动笔，便在闲暇之余将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和感想记录下来。

前两年，借助网络我在战友的微信群和朋友圈断续发过一些自己写的当兵的故事，唤起战友军旅生涯的回忆，居然很受欢迎，纷纷鼓励我继续写下去，每每期待接看下篇。

既然我有写作的欲望，战友们也有阅读的需求，一拍即合，我便欣然动笔。

我写的不是“高大尚”、也不是“高大全”式的人物，而是部队基层的新兵、老兵、班长、台长、司务长、连长等，通过反映现实生活中的兵，展示他们的喜怒哀乐、所思所想、悲欢离合、七情六欲，反映那个年代真实的人，真实的兵。

我写的不是值得宣扬的先进事迹，模范行为，而是当兵生活的小事、杂事和趣事，通过描述兵们每日重复的起床、整理内务、出操、开饭、训练、执勤、学习、站岗、生产劳动、出公差、睡觉等生活片段，展示上个世纪真实的部队生活。

本书属于纪实文学，书中涉及一些人和事，如有得罪，敬请战友原谅！

目 录

引 子	一
入伍头一夜的丢人遭遇	二
班里来了北京兵	五
雷打不动的天天读	八
难忘的忆苦思甜	一〇
枯燥乏味的队列训练	一四
与臭虫进行夜战	一六
神奇的军帽遗失案	一八
砸锅的“好事”	二一
看腻了的样板戏	二三
喜忧参半的“高人”	二六
看电影的故事	二八
再当学生	三一
常年进行的战备教育	三五
饥饿难忍的星期天	三七
不敢招惹的小兵	四〇
特殊年代的精神武器	四三
劳动与快乐	四五
肃清不良影响	四八
磨砺生茧	五〇
当年连队的伙食	五三
军人必需的身份：新兵蛋子	五五
夜岗轶事	五八

让副营长丢人现眼的小兵	六一
聆听长官训话	六三
争先恐后出公差	六六
恐怖的午夜惊魂	六九
兵们的宠物	七二
兵分三六九等	七六
难为的半夜起床	七九
我的糙口吃喝	八一
令人垂涎的病号饭	八四
话说炊事班长	八六
兵们的怪姓奇名	八八
倒霉的走火	九一
声嘶力竭吼军歌	九四
大兵洗澡	九八
跟炊事班对着干	一〇一
鬼门关上走一遭的小李	一〇四
白天睡懒觉的兵	一〇七
拉练琐记	一〇九
参观白求恩模范医院	一一五
体验伸手不见五指	一一八
点验兵们家当	一二一
年节的回忆	一二七
功勋军马丧生记	一三〇
南腔北调生误会	一三三
高声大嗓喊口令	一三六
奋勇争先吃面条	一三九
吸引眼球的和尚连	一四一
人是衣服马是鞍	一四四
大兵午睡	一四七
患有恐高症	一四九

家属来队啦	一五一
同宿舍生活的兄弟	一五四
男兵的精神动力	一五六
时尚的艰苦朴素	一五九
不谙世事的女兵	一六二
实话实说的大老阎	一六六
军人着装	一六九
从未有过的困顿	一七二
不服输的赌神	一七五
蹭看内部电影	一七八
胖瘦皆苦恼	一八一
晒被子的事	一八三
哨兵神圣	一八五
连队活宝冯老二	一八八
独立生活能力	一九一
探家归来	一九三
“收听”敌台	一九六
小小年纪学抽烟	一九九
顺手牵羊	二〇三
现实中的阶级斗争	二〇六
抠门的司务长	二〇九
统一换装	二一二
会餐斗法	二一四
军体训练	二一六
我们的“三大高兴”	二一九
巧手女红	二二二
偷吃的后果	二二五
蔫兵坏主意	二二八
登台说相声	二三二
敏感的作风问题	二三五



自曝糗事	二四〇
我的脏懒恶习	二四三
严肃军规	二四六
喝酒	二四八
看谁比谁横	二五一
日行二百里	二五五
部队笑话	二五九
无奈的无名英雄	二六二
征召新兵	二六四
住院的感觉	二六八
夏练三伏	二七一
我们的教官	二七四
毕业考试	二七八
部队搞笑事	二八一
攀比买电视	二八五
无证驾驶	二九〇
热闹的烟火效果	二九四
周末夫妻	二九七
爱较真的财务处长	三〇〇
旁观手术	三〇三
送不走的客人	三〇七
曾经时髦	三〇九
事故发生之后.....	三一二
冒牌长官	三一六
后 记	三一八

引 子

1970年11月14日晚，我在北京火车站登上开往山西太原的87次列车。

“呜——”蒸汽机车的汽笛悲鸣一声，恋恋不舍地缓缓开动，离开了北京。

若问此行欲何往，男儿并州去当兵！

“咣当，咣当……”车轮碾过铁轨发出单调枯燥的声音有着很强的催眠效果。很快，同车的旅客大多东倒西歪地睡着了，我却睡意全无，心中既有当兵的欣喜，又有别家的惆怅，喜忧参半，半梦半醒，一夜未眠，一路西行。

次日清晨，火车抵达太原，我们一行满怀希望地来到63军军部。下午，我如愿以偿地换上崭新的绿军装，拉开了长达15年的军旅生涯的序幕。

从此，未满15岁的我成为一个兵；

至此，我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

自此，我人生中有了骄傲的资本；

如此，我将当“兵”的一些片段记录下来，让当过兵的人重温那段难忘的经历，让没当过兵的人了解那段不同的历史。

入伍头一夜的丢人遭遇

我难忘入伍第一夜的遭遇，丢老人了！

我到63军通信营时因新兵还没到部队，我们从北京入伍的几个“后门兵”便暂时安排在三连（架设连）当兵。

当晚熄灯后，我躺在双层床的上铺浮想联翩。看着生疏的环境，陌生的兵，总觉得有点儿怪异。昨天我还睡在北京的家里，今天就在太原和素不相识的兵睡在一起，变化实在太太、太快了……不知何时，我不知不觉地进入了黑甜乡。

黎明时分，突然一阵急促尖厉的哨声把我惊醒。

我翻身坐起，茫然地看着四周，一时反应不过来，不知身在何处。

连值班员推开屋门，压低声音急促地说：“紧急集合！紧急集合！”我这才反应过来，噢——我已经当兵了。

下铺的班长条件反射般地坐起来，一边慌乱地往棉裤筒里蹬腿，一边低声命令说：“快起床，打背包！”

我和兵们翻身跃起，快速地穿衣打背包。

紧急情况？要打仗了？！我边打背包边想，中苏终于开战了？！自打1969年中苏珍宝岛冲突后，两国一直处于即将全面开战状态，好呀，真寸啊，当兵第一天就赶上打仗了！想到要打仗，我热血冲顶，心脏剧烈地“怦怦”跳着，有些紧张，也有点儿手忙脚乱。

紧急集合不许开灯，一切行动只能黑暗中凭经验和直觉进行。我个子高，在上铺站不起来，只能哈着腰颠三倒四地穿衣服和打背包，完全施展不开，几次险些掉下床去。

即便是老兵，紧急集合也多少有点紧张，黑暗中屋里这通乱。对面上铺的陈老兵在床上“扑通扑通”倒海翻江地穿衣服，不甚结实的上下床发出凄惨的“咯吱咯吱”声，随时有散架倒塌的危险。

那边上铺的刘老兵探头小声央求下铺的张老兵说：“嘿，我裤子掉下去了，帮忙扔上来。”张老兵顺手从地上抄起一团东西，不知是棉裤还是棉衣，也不管是谁的，头也不抬就甩手扔了上去。下铺另一个陈老兵光着脚低声焦急地说：

“我鞋呢？谁穿我鞋了？”班长瞎子似的在床上四处乱摸说：“我棉衣呢，谁拿我棉衣了？”刘老兵这时又把张老兵扔上来的棉衣扔下来说：“我不要棉衣，要棉裤，这是你的吧……”屋里乱成一团。

幸亏当过兵的妈妈教过我打背包，依稀记得打背包“三横压两竖”的要领，我在黑暗中凭着印象打背包。

忙乱中，我奇怪怎么老流稀鼻涕，擦也擦不完，特碍事。

我得空借窗外朦胧的夜光一看，哪是流鼻涕啊，是流鼻血了。也许是太原干燥，我初来乍到不习惯引起的吧。

我边打背包边抽手擦鼻子，鼻血被我随手涂抹在脸上，顾不上擦就任由它滴在褥子和被子上，弄得哪儿都是……

已有老兵打好背包跑出去了，我见状更加着急。背包终于打好了，我背起背包，发现不对劲，再一看，坏啦，背带被“三横”打在里面了，没法背了。我差点急哭了，无奈地对班长说：“班长，我背包带打里面了，怎么办？拆开重打吧？”班长看也不看我，说：“来不及了，别拿背包了，出去集合吧。”

我可不想这样出去，这样出去丢老人了！可班长发话了，只好撒腿往外跑。边跑边想：别人都背着背包，就我两手空空，待会儿怎么见人啊。

刚冲出楼门，门口的哨兵冲我厉声喝道：“你帽子呢？！”我一摸脑袋，嗨，头上光秃秃的没戴帽子。我在家没戴帽子的习惯，这一乱更忘到脑后了，真是越忙越乱！我急忙返身窜回屋，摸半天才在床角摸到一顶帽子，也不管是谁的，扣头上就往外跑。

操场上，全连已列队完毕，只有我甩着两手跑过来。我再一看，更傻眼了，全连兵们都扎着腰带，我却把扎腰带这茬忘了（打小就没扎过）。本来没背背包就够现眼的，再没扎腰带，简直就是光腚推磨——转圈丢人了。

我自知寒碜，还想趁人不注意偷偷溜进队列，可队前连长那双牛眼紧盯着我，无奈之下我只好喊报告，要求入列。连长见我这副熊样，狠狠瞪我一眼，没好气地命令说：“入列！”

全连兵们见我没扎腰带、没背背包的洋相样都在偷着乐，羞得我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更可气可恨的是，昨天下午刚认识的几个北京兵也在笑我，实在让我气不忿。心说，若不是我流鼻血分散了注意力，决不会打错背包，更不会如此狼狈。

“不许笑！”连长威严地对队伍说，接着下达口令：“向右转，目标，操场，跑步——走！”我随着队伍围着操场跑起圈来。全连兵们都全副武装、背着背包，唯独我两手空空，显得特突兀，特丢人。

一 咦，我纳闷，不是要打仗吗？怎么不往前线跑，在操场转啥圈呀？噢，我

反应过来，敢情不是打仗，就是一次普通的紧急集合。

收操后，连长命令我出列，对我当众点评。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部队独特的惩罚措施——队前“照相”。别看不打你、不骂你，也不体罚你，但把你单独提溜出来亮相，在全连面前寒碜你，那难堪的滋味一辈子忘不了。

我当时那个囧啊，可露大怯了。亏得冬天天亮得晚，兵们看不太清我的脸。你想啊，我又羞又臊，加上脸上血糊刺啦地抹得全是鼻血，活像个小鬼，没背背包，没扎腰带，该有多狼狈。

好在班里的老兵们没取笑我，反而安慰我。张老兵拍着我肩膀说：“没事，当兵第一天就碰上紧急集合，没吓尿了就不错。”刘老兵附和说：“就是，能把背包打起来就不错，我当新兵时还不如你呢。”

丢人的事不能再有第二次了。当天晚上我就在班长的指导下摸黑练习打背包，练习几次后背包便打得正规结实，以后紧急集合再没出现过此类丢人现眼的事了。

班里来了北京兵

因我是班里年纪最小的兵（用班长的话说我还是个小孩），且是新兵，老兵都对我很好，很照顾我。闲暇时，他们更喜欢向我打听北京的事。

我入伍的年代，对中国人来说去北京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出于对北京的向往，老兵们对来自北京的我充满新奇。

班里老兵都是农村入伍的，别说去北京了，有的甚至连县城都没去过。他们对北京的了解是从电影《新闻简报》和报纸、画报上得来的，知道北京有天安门、中南海、长城、故宫等，除了这些，他们实在想象不出“金色的北京”到底有多“雄伟壮丽”，北京对他们来说有着厚重的神圣感与神秘感。

“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北京的溢美之词很多，如：金色的北京，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伟大领袖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党中央所在地，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中心……这些描述不能不给兵们留下无限遐想的博大空间。

往往越不能实现的愿望越让人憧憬和向往。几十年前，北京还真不是可以随便去的地儿。除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串联时涌进过百万红卫兵外，外地人很难来北京。一是那时中国百姓生活艰苦，哪有闲钱去旅游？二是外地人来北京受限制，没有单位介绍信，连住的地儿都没有。

正因如此，我这个北京兵就成为老兵们眼中见过大世面、经过大场面的人。我的到来，为他们打开一扇了解北京的窗口，他们朴实地把对北京的热爱，爱屋及乌地转接到我身上，羡慕我生长在北京，有空便让我讲北京的故事。

晚饭后到班务会前，有段空闲时间，兵们喜欢这时聚一起东拉西扯。有天，老实巴交的陈老兵看着我欲言又止，最后试探地怯怯问我：“小李，你在北京见过毛主席吗？”

我点点头，故作平淡无奇地说：“见过，在人民大会堂见过毛主席。”

记得那次是在“文化大革命”前，父亲带我们参加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时见到过毛主席，我印象很深。大礼堂文艺演出结束演员谢幕时，突然舞台两侧雪亮的射灯投向舞台，毛主席、刘主席和周总理等中央领导走上台

接见演员，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说实话，在我眼中，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身影是那么远、那么小，若不是父亲给我指认，我根本认不出哪个是毛主席。虽因离得较远看不真切，但我毕竟也算见过毛主席（当时我只敢说见过毛主席，没敢说同时还见过刘少奇等）。奇怪的是当时我并没有大人们见到领袖表现出的那般激动与兴奋。

埋头写信的班长闻听我见过毛主席，停笔抬头，似信不信地问我：“你真见过毛主席？”得到我肯定的回答后，他自言自语地说：“你见过毛主席，真幸福啊……”

兵们也惊叹道：“没想到咱班还有见过毛主席的兵呢！”

因我见过毛主席，在兵们眼中形象便陡然高大起来，他们羡慕不已地对我说：“你真能个儿，亲眼见过毛主席，咱们军长可能都没见过毛主席呢……”

我们班副是山西人，特讲卫生，整天没事儿就拿块抹布这儿擦两下，那儿抹两下。要不就拿把墩布不停地擦地，把宿舍的水泥地擦得溜光水滑，恨不得苍蝇落上去都能劈了腿。我还纳闷班副怎么这么讲究，现在想来恐怕他是有洁癖。刘老兵对班副总是擦地，需不停地给他抬腿腾挪地方很不满意，便揶揄道：

“你歇会儿行不？这地够干净了，瞎擦什么！”

班副毫不理会，乐在其中地说：“讲卫生还不好？我要把咱屋的地擦得像人民大会堂的地一样，亮得能照出人影来。”

刘老兵反讥说：“吹！你知道人民大会堂啥样吗？地又不是镜子，还能照出人影……”

“嘿，你不信？”为了证实自己所言不虚，班副转身向我求证说：“小李，你不说去过人民大会堂吗，你说大会堂的地是不是跟镜子一样，能照出人影来？”

我不偏不倚，实事求是地说：“是，副班长说得没错，还真跟镜子似的。”

我没骗他们，人民大会堂的大理石地面确实很光滑，光可鉴人，我和弟弟还蹲在地上让哥哥姐姐拽着溜冰玩呢。我对此印象很深。

我印证了班副的说法，令他很得意，接着炫耀说：“我擦地算个啥，咱这儿的卫生差远了，人民大会堂的厕所都比咱宿舍干净呢，听说厕所都是香的。”

刘老兵听了率先笑起来，嘲笑班副吹牛。说厕所是拉屎撒尿的地方，还能不臭？谁家厕所不是臭的，还能有香的？

我奇怪班副没去过人民大会堂，他这都从哪儿听来的，还真是这么回事。我给班副帮腔说：“副班长说的是真的，人民大会堂的厕所还真是香的。”

我说的是实话，我在大会堂上厕所不但没闻到臭味，里面还有一股淡淡的清香，敢情厕所里都点着茉莉花香型的熏香，借以驱除臭味。当时我就想，大

会堂真高级啊！

兵们对人民大会堂的地能照见人影尚还可信，但对厕所都是香的则充满疑问，怎样也想象不出那厕所有多高级……

兵们用羡慕的目光看着我，觉得我见过那么多世面，知道那么多东西。

吴老兵认真地问我：“人民大会堂的厕所这么香，你闻着还能撒出尿来吗？”

一旁擦地的班副笑着对吴老兵说：“香味和撒尿有啥关系，照你那么说中央领导在大会堂都不拉屎了？”话一出口，他便知说秃噜嘴了，有冒犯中央领导之嫌。生怕别人给他扣帽子，或上纲上线，忙遮掩说，“我是说撒尿拉屎跟环境好坏没关系。”接着他又说：“唉，这辈子我要能去趟北京就好喽……”

陈老兵则说：“这辈子能让我在大会堂厕所里撒泡尿，死了也不冤。”

……

兵们在一片惋惜声中开始了班务会。

光阴荏苒，如今北京早已撩开它神秘的面纱，向外地人敞开了大门。北京在外地人眼里，早已不再那么遥远而神秘，而是人们求职谋生，施展才华的地方。

真说不定哪天我在街上会不期而遇曾经的战友呢。

雷打不动的天天读

“文化大革命”初期，全国人民每天早晨上班（上工或下地）的头一件事便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即所谓的“天天读”。

“全国学解放军”。那时部队更突出政治，坚持政治挂帅，以政治学习为第一要务，用部队的话说就是“天天读”雷打不动。

连队每天第一节正课都安排为一小时的“天天读”。虽然上级很重视“天天读”，兵们却对此并不“感冒”，“天天读”往往流于形式，效果不佳。但兵们很享受“天天读”的美好时光，因为可以多休息一小时，并可借此躲在屋里暂避冬天早晨的寒冷。

20世纪70年代的太原冬天贼冷，若没有“天天读”，我们就要冒着严寒去野外进行架设连的基础科目训练，如收放线、野外架设线路等，暴露在外的手和脸冻得生疼。多亏了“天天读”，让兵们可以躲避早晨最冷的时候，在温暖的屋里抽烟喝水，东拉西扯地“学习”，等外面气温升高些再去训练。

每到“天天读”时间，各班的兵们坐在小马扎上围成一圈开始学习。连队“天天读”的形式千篇一律，主要是选读《解放军报》或《战友报》的社论或文章（以批判文章居多）。一般由班长读报，有时副班长也念，也有时由班长指定某个兵读。

我们班副是山西人，说话鼻音很重，像是常年患感冒，鼻子永远不通气。他读起报来一板一眼的非常认真，声音抑扬顿挫，充满感情。他越读得声情并茂，音调越听起来怪怪的，让班里的河北兵们听着很费劲，有时甚至还听拧巴了，引起一阵笑声。每当这时，副班长便放下报纸，故作严肃地说：“笑啥嘞，笑啥嘞！哦（我）读的不对吗？不信你们问问小李，哦读得对不对？”

副班长所说的小李就是我，每逢这时他都希望我来证明他的读音对错，毕竟我说的是北京话。凡这时，我只能含糊其词地和稀泥，既不能开罪副班长，也不与兵们作对。

有时班长故意难为文化水平不高，让只上过两三年小学，不识多少字的老张读报。这可难为了老张，报纸上的一些字不认识，便卡在那里“吭哧吭哧”

地读得格外费劲。别看老张老实，有时也要机灵，不认识就不认识吧，他总爱根据偏旁部首胡乱猜测和挂靠，往往能编造出非常有意思的词组来，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读完社论或文章后，便组织讨论。兵们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思想觉悟更是那么回事，谈学习体会或感想说不出子丑寅卯来。兵们对连队以外的事，特别是政治运动的起源发展等知之不多，整天学习还有啥可说的？该说的都说了。再说兵们天天脸对脸，面对面，有啥好交流的？于是“天天读”便走了样，往往成了聊天会，成了兵们惬意的休闲时间。有人趁机打盹补觉，头一低一垂的像瞌头虫似的；有人捧杯热水呆望窗外，估计在想媳妇或对象；有人装模作样的在本上写着什么，其实是心不在焉地乱画；有人在下面开小会聊天，叽叽喳喳说得热闹。

我们班的“天天读”经常“跑题”，说着说着就扯远了。副班长念叨老婆孩子；老陈回忆在家过年的情形；老吴预测家里今年的收成……我更不喜欢一本正经的发言，经常有意将话题扯远，说些兵们没听过的北京新鲜事。兵们便听得津津有味，不停地问这问那，话题自然就跑远了。待班长反应过来要收回话题时，学习时间差不多也到点了。

其实班长也不喜欢这种呆板的学习方式，有时他也有意让大家聊会儿天儿，免得大眼瞪小眼地干坐着尴尬。他又怕指导员发现学习变成了聊天会，只好适当把握尺度，只要我们不聊得太离谱，太走题，他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不太追究。

可惜这样的舒坦日子我没赶上多久，随着“九·一三事件”的发生，林彪的叛逃，“天天读”便取消了，兵们再不能享受那段美好的轻松时光了。

好怀念“天天读”的日子啊。